易經通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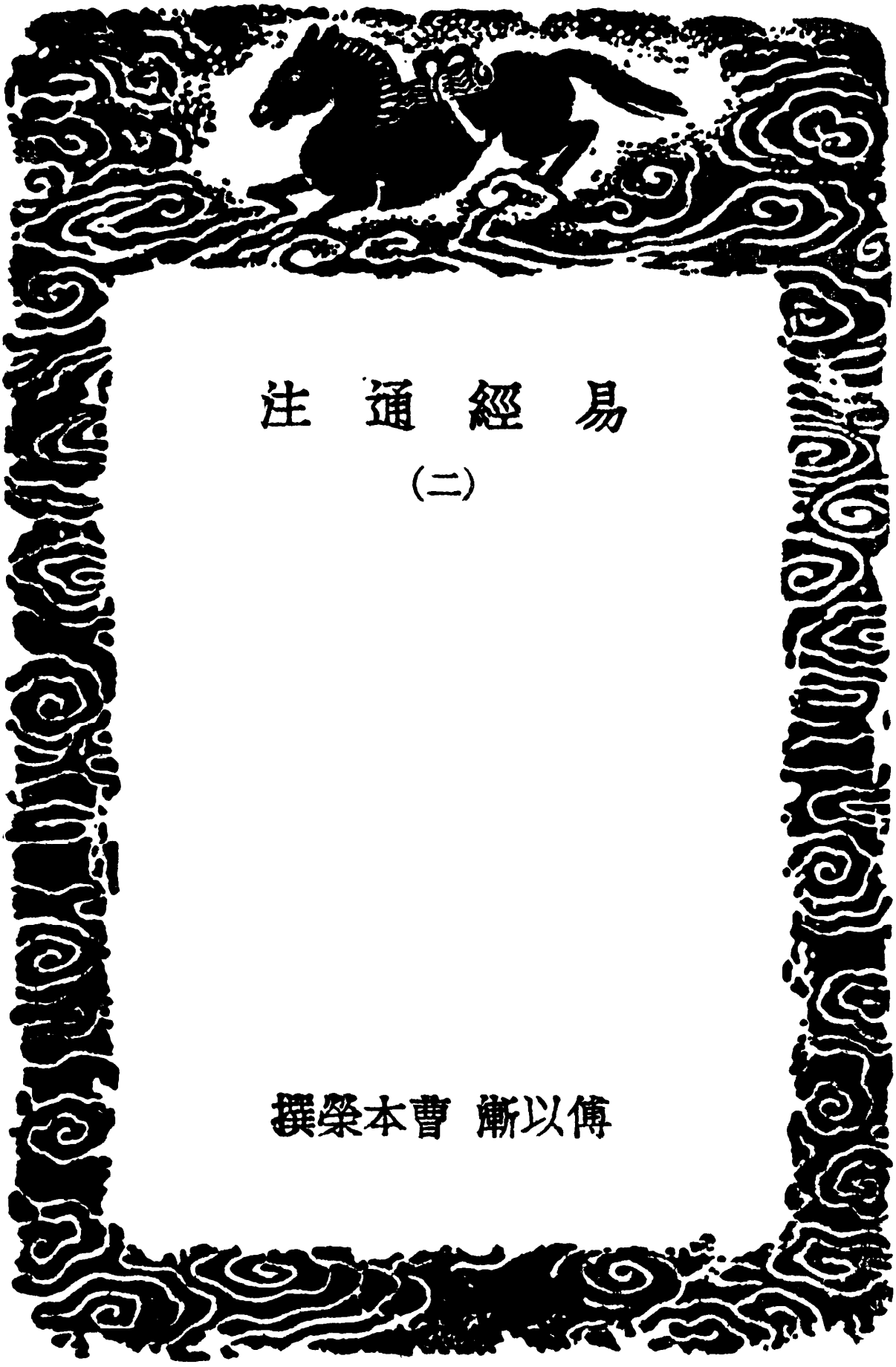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經通注

(二)

傅以漸 曹本榮撰

易經通注卷三

奉敕撰定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章論先天之易先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次言天地易簡生人人當完易簡之理以還天地方不孤蔽皇濟世婆心首節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前所謂畫前原有易是也易豈聖人之彊作哉乾坤者易中純陽純陰之卦名而果自乾坤定乎天確然上浮其行健之神原自尊地隤然下凝其厚敦之精原自卑則乾健坤順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易之乾坤有貴賤而貴賤于何位天地間萬有不齊爲卑爲高森森畢具陳布于形色象貌之中則一卦外貴而內賤六畫乘貴而承賤已位列于此矣易之乾坤有剛柔而剛柔于何斷天地間氣化不過動靜陽主動陰主靜動中未始不藏靜然而動其常也靜中未始不藏動然而靜其常也則剛定于剛柔定于柔判斷而確乎不拔矣易之乾坤有吉凶而吉凶于何生心之所之謂之方一念向善百善俱集一念向惡百惡俱湊既成人品謂之物君子與君子爲羣小人與小人爲羣則卦爻中以愛相攻則吉以惡相攻則凶不于是乎生乎易之乾坤有變化而變化于何見天地間止此一理精華結于上則爲日月星辰體質亙于下則爲山川草木在天則不得不謂之成

象在地則不得不謂之成形。易中陰變爲陽。陽化爲陰。神妙而不窮者。不于此昭然可見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天地既開易之原。聖人因之作易。故畫一奇以象陽。一耦以象陰。陽爲主。加陽則太陽。加陰則少陰。陰爲主。加陽則少陽。加陰則太陰。兩相摩而爲四也。太陽爲主。加陽則乾。加陰則兌。少陰爲主。加陽則離。加陰則震。少陽太陰爲主。各加陽加陰。則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爲八也。乾兌離震爲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乾至復三十二陽卦盪焉。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姤至坤。三十二陰卦盪焉。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易既成矣。而天地所有。孰非易之所有乎。雷霆之鼓。易鼓之也。風雨之潤。易潤之也。日月循環不已。寒暑推遷无窮。皆在易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總之千變萬化。不外一陰陽。而人物生焉。陽而健者。乾道。天下之男得此而成也。陰而順者。坤道。天下之女得此而成也。天地之變化。卽莫非易中之變化。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實男女皆乾所始。其氣先聚。其精先凝。合天下之始。皆在筮蓍。非知大始乎。其實男女皆坤所成。承天之氣。翕天之精。合天下之物。皆歸造就。非作成物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大始皆知。似乎甚難。乃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成物皆作。似乎甚繁。乃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既以易簡生人。人可不盡易簡以合天地乎。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心心相照。是至誠无息之學也。非可久乎。有功則事事相成。是善與人同之道也。非可大乎。乾以日新爲德。可久則賢于人之德。坤以富有爲業。可大則賢于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易簡而至久大。則與乾坤之易簡何異。天下无窮精義。總見目前。知始作成。渾括藏密。易簡之妙如此。

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變化化者一以貫之。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全副精神。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可見求之于易簡則天高地下。纔是實際經綸。不求之于易簡。即窮地極天。莫非虛空幻化。易經所以爲天下至要之書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章論後天之易。聖人借象以顯道。君子得道而忘象。與天合一。而學易之功始完也。蓋自伏羲之易。示人以易簡。成位乎中三極之道已備。但天下觀象而不知者多也。文周聖人取先天六十四卦。陳設而布列之。象者義理可見之影。觀者伏羲文周心印之妙。繫之象辭。繫之爻辭。以明卦中本有之吉凶。直是口代天言。提斯世于平康之路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繫辭既本于觀象。而象于何觀乎。易之所有。剛柔而已。非剛推乎柔。則柔推乎剛。此變化所由生也。剛柔无迹。豈有爲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耦无心。豈有爲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變化既生。則有消息當否。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象而求卦者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有辭而天下之事俱在其中矣。繫辭中有吉凶。即天下得失之形體。一念向善。景星慶雲。一念向惡。妖氛厲鬼。繫辭中有自凶而趨吉者。悔自吉而向凶者吝。即天下憂虞之形體。因心衡慮。憂即是悔。宴安鴆毒。虞即是吝。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至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何說哉。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氣機之進退不可見。見之晝夜。卦爻之變化不可見。見之剛柔。要之剛柔正妙于相推。晝夜正譬于相繼。可見六爻之動。通變未窮。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初二爲

地三四爲人五上又爲天三才各具一太極而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占者庶得因所值以斷吉凶爾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六爻之動既爲三極之道則極中之剛柔變化卽易之序也何不可爲君子之居安極中之吉凶悔吝卽爻之辭也何不可爲君子之樂玩天下莫危于消息持衡之介而君子居之則安趨其時不滯其用也天下莫惕于吉凶同患之文而君子樂之且玩通其意不泥其迹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君子何以不輟其功哉未卜筮也有考究理會之功觀卦爻之象而玩當否之辭方卜筮也有變易從道之功觀老少之變而玩吉凶之占至此則君子通體是易天之亟欲以吉告人也甚于人之求天君子斬斷凶悔吝之根株卽統會天地人之大本不必盲地不必盲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文周以觀卬伏羲之心君子卽以觀卬文周之心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發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總以辨吉凶者存乎辭爲主蓋卽繫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析之也伏羲畫卦象立而意已盡但百姓至愚豈能盡曉文周不得不繫彖爻以盡其言彖果何言哉言全體之象也如元亨利貞則大通至正之象牝馬主利則順極而健之象是也爻果何言哉言一節之變也如潛龍勿用則陽德在下之變履霜堅冰則陰氣初凝之變是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象變既立則吉凶悔吝无咎藏于其中矣吉凶者言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也悔言乎向于得而未得尙有小疵吝言乎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也无咎者時位不齊

過卽叢焉。或隨時斡旋。或因位轉移。固聖人所樂與也。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心何其殷且激之以悔吝。幸之以无咎。總歸吉凶言乎失得而已矣。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可見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託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小大之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參伍雜陳之際。得失從中而生。聖人辨之爲吉。使人知所趨。辨之爲凶。使人知所避。不知幾費苦心。而象辭爻辭。滴滴皆披瀝之精誠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慮之切則防之愈密。故吉凶之中有悔吝。是天人分判之介根。此處一失。挽回甚難。聖人憂之。惡根必欲除。善根必欲充。其介之關乎辭者深也。吉凶之中有无咎。是良心會覺之機候。每一念至。慢然汗出。聖人震之。迸破重陰冰奮斷九天雷。其悔之體乎辭者至也。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統而觀之。卦有小大。所以辭有險易。則辭也者。豈非各指其所之乎。不險其辭。則天下懈怠而无震慴之心。不易其辭。則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愈分剖。愈明白。无非教人去險來易。趨吉避凶。後天聖人與先天聖人同是惻怛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以窮理盡性至命也。莫大于天地。易書卦爻。卽能與之齊準。非準其形。準其道也。故能將天地之道。兼陰兼陽。終竟聯合。而无所不包。分陰分陽。還擇條理。而无所不析。非精通造化。其何以與于斯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聖人果何以作易。彌綸天地之道哉。蓋其法莫先于窮理。天地間幽明死生鬼神。總不外乎陰陽。幽明有故。死生有說。鬼神有情狀。總不外乎陰陽之變化。聖人仰以觀于天文。天文則有

晝夜上下。俯以察於地理。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人見幽自幽。明自明。聖人統括天地。參出互根互換之妙。夜下北深。幽也。忽而明。晝上南高。明也。忽而幽。其故不可知乎。人生世上。孰不本之乾知大始。聖人探乾之所由本。以要諸歸根復命之終。則生知所從來。死知所從往。皆一理之自爲凝散。其必有不生不死者。貞下起元。而至誠无息。其說不可知乎。天下同此一氣。氣之專一謂之精。氣之靈爽謂之魂。不曰形體爲物。而曰精氣爲物。不泥七尺。不敢暴泄。化形歸氣。化氣歸精。完全堅久。實有所以爲之者。不曰魂降爲變。而曰游魂爲變。不墮體魄。不涉空幻。人心之神。出入六合。游戲神通。亦實有所以爲之者。天地間有精靈著見。有色有聲之鬼神。不過我身聚精凝氣之常理。有肅然悽然。隱隱默默之鬼神。不過我身出天入地之妙用。其情狀不可知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不過我身聚精凝氣之常理。有肅然悽然。隱隱默默之鬼神。不過我身出天入地之妙用。其情狀不可知乎。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承上節聖人既无所不知。則心通造化。而全體太極矣。上天賦性之始。完全无二。形生神發。不能盡性。震道虧不成賢人之業。乾道虧不成聖人之業。本體相似。作用豈有違焉者乎。不違即不過。果何故哉。天地知始成物。知周道濟。其必然者。聖人无物不知。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隨其知之所至。輒使之處置得宜。无偏无陂。而宏濟天下。道自不過。所謂與天地同其德業者此也。天地當時窮勢阻之會。變而不失其常。爰行不流。又其必然者。聖人隨時變易。圓滿活潑。而皆協乎萬古經常之理。所謂與天地同其變化者此也。試從知周爰行。究其深入之心。直是樂天命之當然。將於穆不已之主宰。渾洽而暢遂之。任其盈虛消息。種種不齊。吾持貞固以立其幹。誰得而遁吾之知。是以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塞。處死生與天地同其變。見豈得有憂。又從知周爰行。究其篤摯之心。揀擇一念。便屬自私。聖人安土不遷。此心渾是元善。厚德載物。純純常常。愛及天下。皆不在作用。而在本根。則安土敦仁。愛安有不能者乎。此之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聖人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盡吾心之性。以與天地相似。便可以主張造化。而至于命矣。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窺其節限。似乎有過。聖人爲之治曆明時。晝野分州。眞如金汁在冶。鑄瀉成器。使歸模範匡郭者然。何過之有。既

範圍天地。便曲成萬物。因其性而使之各得。不知幾許委曲在其中。聖人所以造萬物之命也。幽明死生鬼神。隨在而異其名。要之止作晝夜觀。兼通乎晝夜之道。大明終始。一以貫之。會陰陽之靈異。而无纖芥之累于其間。聖人用易之妙至此。故神或在陰。或在陽。居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謂之无方。而易忽爲陰。忽爲陽。運天地萬物晝夜之外。而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謂之无體。此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章總生生之謂易盡之。先卽造化以原聖人作易之由。復卽乾坤占事。以明聖人成能之實。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必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上數章所言。皆道。聖人恐人徒求之空虛也。乃指以示人曰。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卽此陰陽迭運。天地人物。皆由此出。生生不測。已藏于其中矣。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道本之天命。盡人而具之。卽其維天之命。流行不已。具于陰而行乎陽。所發而爲化育者。統天居長。可不謂善乎。卽其物之所受。靈光獨凝。始于陽而全乎陰。所生而各具。是道者。精滿不磨。可不謂性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性之所率則爲道。道豈君子所獨哉。形骸漸著。便落氣質。方落氣質。便爭偏全。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百姓則并仁知而忘之。此智周道濟。合一之妙。絕響于天地之間也。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若然則將鼓造化之不全乎。天地以生物爲心。仁而已矣。就其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就其陰之靜而附麗乎陽者曰藏。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爲。萬物皆受鼓鑄于陰陽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名之以德而德不盡。名之以業而業不盡也。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猶是業也。何以云大。就顯論業。皆屬川流。

惟廣大悉備。萬有生意。蘊隆其中。由內以知其外。故謂大業。則造化之藏諸用也。猶是德也。何以云盛。就藏論德。恐入空寂。惟來者不匱。百昌萬彙。光華發越。因外以窺其內。故謂盛德。則造化之顯諸仁也。可見天地原无不全。人性自失于偏。不得不借聖人爲裁成。聖人所以與天地參也。生生之謂易。聖人因之作易。易何謂哉。陰靜之極。不得不發散。則陽本陰生。陽動之極。不得不收斂。則陰本陽生。生生无窮。易无窮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易以乾坤爲體。變占爲用。總不出奇耦兩畫。就其萬物初生胚胎方兆。非有非无。僅可彷彿。此乾知大始時也。故謂之乾。萬物既生。形色象貌。詳密可見。法力畢陳。此坤作成物時也。故謂之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有乾坤則有數。推極其數之根源。而天人共貫。生生之理。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此之謂占。有七八九六之數。變則可通。通其變于既占之後。趨吉避凶。鼓舞于一陰一陽之域。此之謂事。聖人成能之實如此。豈不有造于天下哉。陰陽不測之謂神。合而觀之。通天徹地。總一陰陽。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爲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爲陰。前所謂神无方。正謂此也。主宰曰道。變化曰神。聖人也。易也。天下人之心也。一而已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直贊易道之配天地也。上既發明陰陽不測而生生謂易。易又何所不至哉。其內涵蓄无盡。其外統括无盡。廣而且大也。以言乎遠。千載六合。此理隨在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邇。瞬息几席。此理自然咸正。待安排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又復精入无形。而麤及有象。上蟠下際。統備各足。吾且何以窺廣大之妙哉。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易之廣大。實自乾坤來。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

交也。專者。生物之心不他。直者。氣機之發不撓。翕者。凝萬有生意于其中。闢者。宣萬物形質于其外。乾一而實。故以實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乾坤之廣大如此。而易之廣大。直足以配之。易无所不包。一天地之无所不至也。將見廣大中有變通。則配天地之四時。剛柔迭運。一寒暑相推也。廣大中有陰陽之義。則配天地之日月。陰陽之各有所稱。一陽精陰精之各司也。廣大中有易簡之善。則配天地之至德。易知簡能。一健順之自然也。此所以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閒。无所不備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此章又贊易道之至于聖人之不能外者見之也。上數章論易。或言无方。或言生生。或言廣大。易其至極而无以復加乎。易无可形容。且以聖人不能外易者言之。德欲其崇。而崇德非易不可。業欲其廣。而廣業非易不可。豈一一摹倣之哉。惟將易理體會吾心。窮其精奧。識見日進于高卓。知豈不崇。將易理實歷吾身。踐其曲折。功名全踏乎實地。禮豈不卑。知既崇則天之高明在我。禮既卑則地之厚載在我。一似乎效之法之者。是崇德廣業之實際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效天法地。皆本于易。是易與天地渾成无二也。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道義不自此而出。聖人見天地閒千變萬化。不越吾性。用知崇禮卑之功。則渾成之性。依然不失。率之爲道。時措之宜。則爲義精變不測。藏之即盛德發之即大業。然皆非易不可。易其至矣乎。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此章教學易者以擬議之功也。存存所以尊德性。擬議所以道問學。有存存則擬議自明。有擬議則存存益熟。相須而合一者也。首二節先從爻象引起。正見其不可不擬議爾。聖人胷中渾具一部全易。有以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未畫卦之先。心度其純陰純陽之象何如。雜陰雜陽之象何如。乃象之以純陰純陽雜陰雜陽。不特象其形。并象其宜。天下之賾在易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有以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動貞夫一。則嘉會合禮。聖人從動觀會。從會求通。即此爲萬古不易之綱紀。而推盪錯綜之閒。順者吉。逆者凶。无纖毫之假借。天下之物在易矣。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夫以天下之至賾。天下之至動。聖人有所以見。即有所以言。而惡之亂之可乎哉。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學易君子。不遽言也。比倫詳度而後言。不遽動也。商確裁定而後動。變化无端。擬議亦无端。直體聖人之精。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表。而會賾于一。會動于靜。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在其中。此下七爻。則其例之偶舉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釋中孚九二爻義。居室者。在陰也。出言者。鳴鶴也。千里應者。子和也。善本于誠。誠不可揜。言即爲行。言豈可忽。爲樞機當愼。爲榮辱之主愈當愼。爲所以動天地愈不可不愼。同人。先

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釋同人九五爻義。四或字出處正可相成。語默正可互用也。信理愈眞。則相遇更篤。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閒。而其言有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釋大過初六爻義。持滿定傾之道。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厚之至言器量不可測識。地道所以藏山于无形也。德言盛。禮言恭。心口相商。必欲其盛。必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釋節初九爻義。口舌者。一身之門戶也。國事而曰幾。可成可敗之介。關君臣者甚大。非退藏于密者。其孰能成之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釋解六三爻義。彊取曰奪。執辭曰伐。而皆誨之者之

自取。知盜則盜改爲義。淫并改爲貞也。合七爻觀之。或類取鳴鶴。或義兼號咷。或繼及白茅。喻同貞乘。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實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屬。位有所必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其必存誠同心。既愼且謙。重密而戒亢慢哉。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卽夫子河圖說也。上章言擬議以成變化。不外揲蓍求卦而蓍法之變化。原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榮河。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人不知其爲天地之數。更不知何者爲天。何者爲地。天其一乎。輕清上浮。孤而无偶。其德則易。其體則尊。二則屬之地矣。其德則簡。其體則卑。天地分矣。由是天爲陽而數之奇者皆陽。地爲陰而數之耦者皆陰。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相因而不亂者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總而計之。天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皆耦也。數之在圖。各有定位。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如兄弟之相得。生成之序。各專其一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以奇耦參配。如夫婦之相合。生成之功。妙合以兩也。五奇積而天數二十有五。分之皆生數。合之亦生數也。五耦積而地數三十。分之皆成數。合之亦成數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十者成之極。而又有五則成仍能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已在此哉。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變化之鼓盪。卽鬼神。奇耦生成。莫不有屈伸。莫不有來往。非理非數。亦理亦數。河

圖之妙如此。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聖人因之制爲揲蓍之法。河圖中宮五爲衍母。十爲衍子。是一皆能生十。五則能生五十。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數起于一。莫尊于天一。故除一不用。自分二掛一。至于三百六十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策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不生于一。而一不化爲十百千萬也。則不用者萬用之祖。故其後方有所因而起。由是將四十九策。兩手平分。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未分者混沌之天地。既分者開闢之天地也。又取右手一策。掛于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人所爲有獨立乾坤之道焉。取右掛左者。教人親地而法天也。由是四四數之。以象四時之迭運。往過來續。相仍不窮也。由是將所餘者扐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以象積月之餘日。爲後來之閏者如此。扐之又如此。扐之兩手所餘俱畢。而重起掛一。扐何故哉。閏者。不齊之數也。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三年以閏。尙有所餘。五歲則氣盈朔虛者統六十日。非再閏不可。此蓍策所以必再扐而後掛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不惟有用之策有所準。卽過揲之策亦有所準焉。老陽之策既用十三。則過揲者三十六。積六爻而皆以三十六計之。非二百一十六乎。老陰之策既用二十五。則過揲者二十四。積六爻而皆以二十四計之。非百四十四乎。則與三百六十之日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爲四時行焉可也。少陰用十七。過揲者三十二。少陽用二十一。過揲者二十八。積數亦三百六十。而此獨以老陽老陰言者。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且舉此則彼可類推故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以過揲三十六計之。非六千九百一十二乎。陰爻百九十二。皆以過揲二十四計之。非四千六百八乎。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爲百物生可也。陰陽辨明。乃能授時而定曆。唱和情遂。問非聲應而氣求。始于一。終于萬。所以爲大衍之法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

卦。揲既揲則卦可成矣。是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次經營。始得或四或五或八或九而成一變。積至十有八變。七十二營。始內外備。貞悔全而成一卦。易者十八變之一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十八變者大成之卦。然未有內不立而外能得者。九變而成三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迨至卦體既成之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方引其端已伸其緒。非乾兌離震。則巽坎艮坤內體已定于此也。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引伸之類。復加推廣。卦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吉凶悔吝。全備无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无不了徹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夫天下之能事何以畢哉。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也。吉凶之理。常苦難測。人事所以沾滯而難決。易則指其若何爲吉。若何爲凶。惠迪從逆。昭然大明。直有以鼓舞天下而不倦。得之心見之事。痛快活潑。將神之所爲福善禍淫之至理。竟酬酢之如賓主。而且足助神化所不及。是蓍卦功用之大。亦成變化而行鬼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莫非變化之道。卽莫非神之所爲。一知皆知。无所于知。河圖所以爲萬世文字之祖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歸功聖人。見易之精變神由于聖人。聖人以神洩之。易精變卽其神也。夫蓍法生于河圖之數。而變化皆神之所爲。聖人之功幾泯矣。不知聖人心統道全。欲以易理告之天下。先以易理洩之易書。于是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以道而繫之爲辭。各指所之。是議事之則也。平常議論者則尚其辭。聖人以道而推之爲變。化而裁之。是任事之準也。隨時應事者則尚其變。聖人以道擬之爲象。觀蹟箸物。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制。聖人以道決之爲占。極數知來。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此易有聖人之道四也。是以君子將

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尙辭尙占之事。爲者見諸一身行者措諸天下。將則不動不能。欲動不敢。此時吉凶悔吝。一毫未明。遠近幽深。一毫未辨。故揲蓍問易。而有祝贊之命。易則受人之命。如嚮之應聲。无論天下萬世。几席瞬息。鬼神造化之莫測。人心思慮之不可究。詰吉凶悔吝。判然分明。无所不知。而且遂知何精明也。何精密也。何精細而精靈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尙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君子當問焉以言之時。四營成易。是爲一變。先考左手所餘幾策。而參合于後。再考右手所餘幾策。而比伍于前。使四五八九有所稽也。三變成爻。必有其數。爻而互之。則一左一右。縕而揲之。則一低一昂。使七八九六无所混也。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而未成爻。通之三變。皆用此參伍之法。便成一畫。陽卽天文。陰卽地文。不宛然天經地緯。燦然而成章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而未成卦。極之十八變。皆用此錯綜之法。便成六畫。事或當動。事或當靜。不卽此陰陽純雜一定而不移乎。惟此易靈。變周通。圓活不滯。變爲天下之至變。故任其所得之象。變无不靈。應如斯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至變。孰非神之所爲乎。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未用則辭占象變。隱其機。來物文象含其朕。一經分揲掛扐。則受命如嚮。而來物遂知。通變極數。而文象大著。是无思而无不思。无爲而无不爲。神无方而易无體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哉。聖人爲之也。來物无形。何其深也。聖人于辭占極之。文象未判。何其幾也。聖人于象變研之。極非極之使淺深无不盡之謂極。研非研之使箸幾无不中之謂研。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吉凶悔吝之理。若不究極觀之者。止得門徑。而志慮隱微。終存格格。唯深則曲折无不備具。一玩辭占。較若發蒙。肖中眞是明瑩透徹。故曰通志。天下事執定爲之。縱竭心力。仍多撓缺。唯幾則陰陽老少。推移變遷。如珠走荷。相勢導竅。豈不可以立業而建功。故曰成務。且其所以通志成務者。藏于无象。妙于不測。辭占象變。叩卽應而觸卽覺。又何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使非聖人爲有如是之功用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謂作易之功如此其大也。辭占象變不出精變外。精變不出神外。神不出聖人外。則易之所以神。正聖人之神其神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章專言卜筮。其扼要在洗心退藏于密。聖人心易。不過附圖書以顯其所爲。通志定業斷疑。何莫非退藏中之靈機哉。易道之大。所以祐神。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果何所爲而爲此也。天下之物。蒙昧未明。甚至父師之教不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易書昭明吉凶之報。如夢顓覺。故曰開天下之物。自躋侯涉川。以至纖悉不可枚舉。易斟酌從違之理。使之吉則趨。凶則避。不至有初而鮮終。故曰成天下之務。總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下至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巧歷不能紀。卦爻一設。便自統括无遺。故曰冒。如斯而已。不如斯豈能已哉。惟易開物。故制爲卜筮。使之吉凶曉然。惟易成務。故制爲卜筮。使之趨避劃然。惟易冒天下之道。故制爲卜筮。使志業中之疑根无不豁然。必至疑根盡斷。通始眞通。定始眞定。聖人功及天下如此。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然不有聖人之心易。則何以爲作易之本也。易之用在蓍。蓍之所以藏變化者。當其未揲陰陽老少圓轉不窮。又復神妙莫測也。蓍所值爲卦。卦必明白有別。然其德惟一定不移。所以知卦所生爲爻。爻必顯蓍告人。然其義惟隨時變易。所以貢此蓍卦。爻從心生。聖人不自有其心。反若借蓍卦爻以洗心。神不露。知不發。憂患无痕。卽共睹共聞之中。自涵不覩不聞之妙。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故入太乙而不爲虛。通萬象而不爲遠。民之吉凶。直如身受。凶可患。吉亦可患。既得其吉。又慮其凶。吉凶未定者來。退藏之神。有以知之。神運而不役。吉凶已定者往。退藏之知。有以藏之。知斂而不分。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者。其孰能與于此哉。殆古之聖人乎。聰明言其哲。睿知言其精神。武言其斷。天下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何在而非殺機。聰明睿知。妙于退藏。則有吉无凶。有利无害。有得无喪。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是聖心渾之乎全易矣。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蓍卦爻之易也。明天道洞吉凶之原。察民故發吉凶之變。神知光瑩。无不炯炯。乃因蓍而制爲四營之法。復因龜而制爲五兆之法。前民用。正所以副帝龍而爲萬世開太平也。心恐其與物雜。故齊。齊者所以齊不齊之思。心恐其與物敵。故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聖人洗心退藏。有何不齊。有何不戒。以此齊戒。又何神之不明。神者易之靈。德者神之聚。作卜筮以教人。更齊戒以考其占。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大抵蓍之圓神。與卦爻之方知易貢。皆聖人神明中所自有。故神物興而立卦生爻。因之矣。卦有陰陽。陰之靜如戶斯闔。則謂坤。陽之動如戶斯闢。則謂乾。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化裁之變也。剛柔之相摩也。時往時來。更无窮盡。是推行之通也。八卦之相盪也。其所以主宰于闔闢之間者。神也。象如象其物宜之象。凡宇宙間有色可見者。一陰陽也。器如形下之器。凡日用事爲有迹可據者。一陰陽也。其象而不囿于象。器而不囿

于器者。神也。此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之立法于天下也。神明在聖人。則爲聖人之神。利用出入在天下。則爲天下之神也。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易者。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而皆自有大極。始天下有洗心藏密之理。闔闢无其機。變通无其緒。合天道民故于神而明之之域。不得已而名之曰太極。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一每生二。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八卦卽六十四卦之全體。吉定其爲吉。凶定其爲凶。當趨當避。雖未見諸行事。大業已生於此。孰非大極之所統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大極大則无所不大。法象莫大乎天地兩儀。所以號爲大闔闢。變通莫大乎四時四象。所以號爲大往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八卦以坎離爲門戶。而明察難遁。崇高莫大乎富貴。大業以日新爲富有。而法制咸宜。況聖人爲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哉。因其已定之物。制而用之。生其創造之奇。闢而成之。天下知見象形器之可以利民。莫大乎聖人。物理賾則討而究。人心隱則索而出。理數不可測。鉤之使淺。事或隔至千里百世。致之使近。定天下之吉凶。而使之趨避不倦。聖人且如之何哉。莫大乎四營五兆之蓍龜。此與神物以前民用。尤吉凶與民同患之大者。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然豈聖人之彊作哉。齊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神物者天也。天生而後聖人則之也。有神物則有闔闢往來之變。而是變化者效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者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亦因圖書而作者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合。其序主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離。其序主尅。圖箸其方。以象而

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筮其圖。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此圖書之相爲表裏而敘疇已括于畫卦之中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卜筮成而民用可前。其陰陽老少之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通天下之志也。有象則有吉凶。而愚蒙不悟。繫之以辭。所以告也。定天下之業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機決。斷天下之疑也。易所以爲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之書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朱子謂此節在此无所屬。今詳繹之。當與下六節共爲一章。蓋易獨此爻直說天祐。而所以祐者不言。卽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形上形下。天人合一。故爲神明。默成者。順也。不言而信者。信也。以意包象者。思也。化裁推行。舉措極賾。鼓動使天下皆吉无不利也。大有上九曰祐。似乎天爲政。夫子解之曰助。則我爲主而天爲助矣。二所字權不在天人也。我之无矯拂者。卽天所助。我之无欺僞者。卽人所助也。信在心而曰履。順在事而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而又以信順尊尚賢德。无非信順之所爲也。滿而不溢。處有之道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夫易自羲皇而後。其闡發之功。全賴文周繫辭。而易道始大明于世。是聖人憂世覺民之心。正託言而顯。言豈可少哉。乃書有限而不盡言。言含蓄而不盡意。聖人之意。竟不可見乎。非也。聖人見天下不過陰陽。立一奇以象陽。立一耦以象陰。而與民同患之意。千端萬緒。无不包括。則象所在。卽意所在。已明示天下以得意忘象之法矣。蓋天下最不容已者情。而僞奸

之。辨情僞則用言。因言而隨風會以動作者利。隨所動而自然趨吉避凶者神也。皆聖人意所欲盡也。因象而重爲六十四卦。淑慝變見。備極形容。情僞盡矣。彖辭爻辭。稽實待虛。何言不盡。裁之爲七八九六之變。變則可通事機。握而推行。便何利不盡。利盡而躍然趨避。誰得撓阻。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爲。所謂神也。又何立象之不盡意也。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无所不盡者。六十四卦之象。而乾坤兩畫已足盡之。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象之所在皆道。而人徒作形觀。抑知形而上即道。形而下即器乎。其變而通之。无別法也。因其化而裁之即變。因其推而行之即通。因其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莫不知所變通。即聖人開物成務之事業。立象豈容已哉。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是故夫象。非形下之器也。道所從包。變通事業所從始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賾仍歸一象之中。有爻有以見天下之動。動仍歸靜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何疑設卦以盡情僞與。夫繫辭焉以盡其言。有別說哉。卦即象也。見道于賾。極天下之賾者。豈能外卦辭即爻也。見道于動。鼓天下之動者。豈能外辭舍之不可執之不可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道藏于通變。化而裁之者豈能外變。推而行之者豈能外通。聖人立法之妙。有雖欲辭之不得者。然

盡利仍須盡神。聖人既有事業。我可无德業哉。神而明之。得意而忘象。見道而不見器。直與聖人合而爲一。故爲其人无所作爲。渾然順適。不假言說。眞信不疑。是天人互藏于心而思履通融无盡者。則存乎德行而已。易果非書言所能盡。何獨于自天祐之之一爻。不深究其所以然哉。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章特揭貞一二字。本爻象之剛柔明天地之易簡。天地總此貞一。體天地之功業。爲帝王之仁義。聖人總此貞一也。易言象。爻言變動。言吉凶悔吝。言剛柔變通。種種不一。要皆天下之自然。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方成位列。陰陽純雜之象已在其中矣。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六爻又已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有象爻則有變。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動藏于繫辭之中。辭不有吉凶悔吝乎。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或本卦之卦或老爻或少爻。一揲蓍則躍然不可揜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當其未動。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及其既動。則剛變而通乎柔。柔變而通乎剛。時之所在。迭運不窮。聖人豈有心于其間哉。吉凶者。貞勝者也。要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相勝不已。而必以所正爲常。一貞可以勝萬變。論道義。不論禍福也。天地之道。貞觀

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貞實本于造化。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也。而以貞爲常運。日月之道。晦明弦望。至變也。而以貞爲常照。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一者何。易簡是也。乾爲天道。而確然示人者易。四德通復。得一以清也。坤爲地道。而隤然示人者簡。承天時行。得一以寧也。所謂貞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乾坤既以易簡示人。爻象豈能外之乎。因而重之之爻效此易簡而已。八卦成列之象像此易簡而已。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所以蓍方揲卦方求爻象之消息當否。一動乎內。而或吉或凶。已見乎外矣。爻象中老少純雜。卽謂變。雖功業未奏。而趨避已決。夫以天下之功業。全繫乎變中吉凶。則天下受其福。凶則天下受其禍。如之何可以不貞。聖人繫辭焉而命之。豈好爲是喋喋哉。世變愈煩。知故愈多。日奔趨于凶悔吝之途。而吉事絕響。不得不詳盡其辭。使人知所趨避。憂世覺民之情。不見于吉凶之辭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聖人之情。既見乎辭。功用可與天地參矣。天大生。地廣生。發榮滋長。固生霜摧雪隕。无非生也。聖人體天地之德以生天下。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位非聖人之大寶乎。位誠不可不守。而守位曰仁。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人誠不可不聚。而聚人曰財。立成器爲天下利。固民所不約而赴者也。至于財而聖人之憂患方深矣。蓋財者。起爭之端。好勝所至。吉凶悔吝。悍然不一。舍其本趨而時乘乎動而生變。必九賦九式量入爲出。使兼幷无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而又六德六行有其教訓。五刑五罰有其禁飭。所謂合天下以歸貞一者也。義也。天地秋冬似忍。而閉關正以養暢茂。聖人義正似嚴。而肅殺卽以佐生成。大生所不及者。聖人之仁乘乎位。大寶所不及者。聖人之情見乎辭。所以知有凶。始凜凜乎吉。知有卦爻變動。始切切乎貞。是聖人以易簡示天下之苦心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卽上章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實作用也。聖人通體皆易。任所創制。无不脗合。五帝心傳傳此而已。以包犧而王天下。巍然參天兩地之規模。大開法眼。仰則觀日月星辰之象于天。俯則觀山川陵谷之法于地。觀鳥獸希革毛毨之文。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與地高下原隰之宜。地產之物。動陽而植陰也。近取諸身。精理俱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此包犧開闢天地之大學問。非專爲畫卦也。不得已而教人。于是始作八卦。開萬世文字之祖。大極本體至精至粹者。德以健順動止通之精。入无形矣。萬物相通相感者。情以雷風山澤類之。蠢及有象矣。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天生聖人爲生民主。使人知自別于禽獸。爲網罟以佃漁。非徒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衣裳辨分。書契防欺。皆本諸此而加詳焉爾。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有鮮食不可无粒食。故耒以運耜。耜以動土。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包犧木王。其用在火。神農火王。其用在土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網罟設而魚鳥集。耒耜制而菽粟興。不彼此互通。其利必壅。故市道定于日中。而有无互濟。是上明而下動。市人惟利是嗜。必噬之而後合者。爭多寡權子母之謂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上古風教渾樸。至此不得不厭固陋而思文明。是其變也。聖人通之以禮樂法度而民鼓舞樂趨。若或使之。所以然者。豈聖人之自爲哉。蓋因風氣之自然變化而无爲。民自相安而宜之也。大凡天下之理。盈極必虛。消極必息。則不阻塞而百年无弊。合乎易即合乎天。不倦民宜吉无不利也。本草衣皮裳之制而辨服色以別貴賤。天下已熙熙大治。洪荒之後。另闢乾坤。神化不測。不有取于乾坤乎。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衣裳之垂。遠邇觀化。又慮阻險之不通。有舟楫則天下如一家。渙者聚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舟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牛馬因動物之性而陸通。穿鼻絡首。各隨其天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川陸既通。暴客或至。又不可无所以禦之。象地險爲重門。象雷聲爲擊柝。豫備何其至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民粒食矣。又使之精食。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既有仁以育天下。又有義以正天下。弧矢及遠。威暴正所以仁良。利孰尚焉。守重門則戰守互用之法。裕耕儲則兵農合一之政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患難既靖。民居不奠。何以安乎。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壯固甚矣。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食宮室。所以養生。又制葬禮。非送死大事而過于厚者乎。終天罔極之報。聖人固不嫌其大過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終之以書契。其同文

之化乎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綜核明而臣工肅是非昭而情僞見所以決去小人者豈不盡哉爲之者創始易之者增華皆通變神化所必然諸大聖人所以統天地人物于一身通神明類萬物究不過爲百姓謀生全而已易卦何可不深思之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上章制器尚象純是虛空影似聖人恐人執定成心故點出象字又點出像字即彖爻各有其辭吉凶悔吝悉地詳悉无非稽實待虛仍歸之一象而已易始于伏羲畫奇即陽之象畫偶即陰之象象豈懸空固實理之形容也彖者材也德體象變所以言一卦之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天下之動至繁爻能一一倣而效之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當立象盡意吉凶悔吝已藏其中有文王之彖周公之爻乃發生顯著于天下而通志定業者不能外易所以爲有用之書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此章見卦畫有關于世道也伏羲八卦皆起于三畫乾坤之純而不雜无論矣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陽卦以奇爲主陰卦以耦爲主以之爲主則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有數必有理其不得不少以少御衆易之理也陰陽淑慝之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貴而陰賤一人建極萬邦歸命陽明用事君子之世界也政出多門民无定主陰濁用事小人之世界也扶陽抑陰固聖人作易之微權輿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章言聖人之心學也。心學本微。芟之以思慮。則幾入于危。故得其幾者。藏而動。危而安。致一于天地萬物之間。而所修皆全。不得其幾者。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貞刑于折足覆餗之下。而勿恆示戒。知幾者无心。庶幾者有心而歸于无心。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首四節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憧憧往來。豈茫无知識者哉。正極用思慮之人也。思慮過多。驟希神化。而日用精切之功反遁。抑知天下空體也。以天下還天下。何用思何慮。大極止此一理。但事至物來。不得不有各行之路。人心原无二致。而應事接物。不得不有虛變之幾。究竟殊塗仍是同歸。百慮統此一致。何思何慮爲哉。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往來者莫如日月而明生。无心往來者又莫如寒暑而歲成。无心成功者退將來者進。明生歲成。天下未嘗不享其利。大抵皆感應自然之常理。无容思慮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世未有下學之功不至而頓能上達者。試觀尺蠖必屈以求信。龍蛇必蟄以存身。而聖學可易言乎。精研其義。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精者握同以觀殊。得一而御百。致用則用通于一致。利用者以致爲利。迎刃而解。形不勞而神不擾。則寧極根深。天下理得。所謂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下學之事。盡力于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盛仁

熟而自致爾神由我主化不可爲究不過精義利用盡之又何思慮之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釋困六三爻義君子精義利用安身入乎神小人見利名辱身危日迫于死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釋解上六爻義君子之去小人有才略而急于見功必反爲小人所中隼象小人姦險之性弓矢象君子道德之威然非善藏其用之人不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待可動之時而後動理无結礙出始有獲上六之无不利正謂其成器而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釋噬嗑初九爻義小懲而大誡聖王爲小人造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釋噬嗑上九爻義惡起于微禍成于積无傷者敢心爲之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釋否九五爻義危安

者位存亡者身治亂者紀綱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已目擊其艱而又深明乎循環之理故其亡其亡擊于苞桑終身不忘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釋鼎九四爻義自古誤人家國不在无才智之人反在小有才智自恃以爲能者故无德无智无力者不足責而聖人所責正德之薄智力之小者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釋豫六二爻義功名富貴場中有一定不移之理就其至幽至微則謂之幾就其通動靜貫有无而不可測則謂之神涵養此心空空洞洞我卽幾而幾卽我上交自爾不諂下交自爾不瀆蓋絕其萌于諂瀆未發之先其知幾乎然幾豈易言哉動則顯不動則靜初念方發依然繼善成性之元悔吝俱无焉得有凶是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之眞趕之勇極力斡旋寧俟終日觀易豫二之言堅確凝定其介如石而後此體常明常覺可與言幾事之縝密者微也微中有幾發渾者彰也彰中有幾委順者柔直遂者剛也柔剛者各有幾一知盡知惟知則斷惟斷則神其孰能有此入豫而不沈溺者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釋復初九爻義聖人神于幾顏子近于聖人之幾學不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卽知亦意之而已故唯顏子乃知有不善而隨覺隨化與動之微吉之先見何異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釋損六三爻義借天地男女以發致一之理一者幾之未分者也去其閒

而推極无閒則氣交形交總是生生一致者自然之宗致一者推極之力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釋益上九爻義君子秉益道以治天下立心有恆其身順適而安閒其心坦白而和易其交聯合而无閒平日功深故能行无不得若事不順理而悍然必行則危以動也誰其同心知其非不免惶惑猶強人從令則懼以語也誰其率俾況恩非素結信非素孚而使人輸財供役不與必矣豈惟不與有不忍言者恆願可緩乎哉損得致一之眞幾益反得无恆之妄幾可見欲安身以保國家勝大任去大姦者于義貴精于善貴知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乎身名俱敗罪惡難掩危亡之接踵也

右第五章

此章明後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天之易之有功于先天也惟雜則人疑其小而遠曲而肆不知爲民苦心不得不如此猶之乎體天地通神明也先天伏羲畫奇爲乾畫耦爲坤其六十四卦從出之門邪門則已開不得不雜之勢矣陰陽各有其體質故曰物陰陽總本乎大極故曰德合之者互根而不容已生四象生八卦小成之剛柔有體矣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大成之剛柔有體矣風雨露雷天地之可見者易之山澤雷風足以體之天地之撰皆本陰陽即神明之德易之健順動止又足以通之人見易之精奧无倫抑知其无所不有也哉其稱名也

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後天之易。多其名稱。或馬或龍。總皆至理。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世衰則民愈囂。陵事愈反覆。不得不慮之周。說之詳。豈好爲此瑣瑣哉。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所以易中无所不有。造化已然之迹曰往。人事未然之兆曰來。易則彰而察之。而日用云爲。必根諸理。神化性命。必託諸事。是又微其顯。闡其幽也。從此開闢混沌。而貴賤上下。必使之實稱其名。飛走服用。必使之分從其類。言有是非之鑿鑿。辭有吉凶之朗朗。又何天下之道不具備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稱名雖在一節。而取類則關陰陽淑慝之大分。所指者天地神明之遠。而辭則燦然章明。其言曲引旁通。而皆剝中人身之利病。其事排比恣肆。如言龍即有潛見飛亢。言鴻即有干磐陸陵。而皆備陳陰陽之精蘊。凡此之雜而不越者。何所因哉。時當衰世。民心貳矣。有吉即有凶。且又有悔吝。故繫辭以教人趨避。明其失得之報。夫君子脩身制行。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言報而世事可知也。先天之易。原有關于民行。後天之易。究之明此陰陽。此所以俱有功于天下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之易。既有感于衰世民行之不濟。其所爲明失得之報者。正不在臨事之趨避。而在平日之進修。故特舉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也。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身嘗艱辛。其言不得不痛。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者。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卦无非脩德之助。此九卦尤其最切者。試以其序言之。所履惟禮。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復則心不外而善端存。是立天下之大本。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是藏其身于至固。懲忿窒慾以脩身。則損所當損。遷善改過以長善。則益所當益。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九德之妙何如。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人。乃已德光不可掩。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恆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皆相反而實相成者。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其用果何如哉。行不本禮。事多乖舛。履則發皆中節之和也。天下節文度數。本之乎謙恭善下之一念。實則所以裁制之者。知爲自知。靈光不滅。聖狂介在危微。人禽判于幾希。以天動不以人動也。德惟一動罔不吉。恆則勿二勿三。風雷突變而立不易方焉。每見忿如突颶來不及捍。慾如黏絲。刷不可去。遠害之難也。而損以遠害。動則如天地之无方。巽則如毛髮之暗滋。興利之妙也。而益以興利。遭險日甚。天人之介愈明。更事日多。利害之故愈晰。忿當思所以窒之。不資深。不居安。何以待用。惟止水能鑑物。恰可隨時義。當思所以辨之。聖人經權互用。權仍歸經。如春風之披。奧窔皆入。故精義入神。正无適无莫之妙用。胥有此以反身脩德。可以處憂患矣。彼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承上章

處憂患之道而言論德則自經而權論道又自變而常所以明全易无非使人知懼之旨也遠猶忘也屢遷正見其不可遠陰陽流行于卦之六位九或居下六或居上九或居柔六或居剛唯變所適果可爲典要乎哉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適出適入皆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踰者順度則吉逆度則凶欲不懼何可得若或使之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言憂患則懼之尤凜凜者明憂患幷與憂患之故而明之雖无師保常臨父母戒懼之至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先有此懼心抱著問易因卦爻所值之辭而揆度其方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昭然大明向之不可爲典要者既有典常之可守此之謂眞不可遠苟非知懼之人道豈虛行乎哉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此章專論爻畫之不可不觀見周公之有功于文王也易書有卦原統六爻而爲質原其始要其終則內外備貞悔全何以又分而爲六爻初三五陽也九居之六亦居之二四上陰也六居之九亦居之惟其當如此則如此時成之道各不可誣卦有定體爻无定用讀易者信不可不玩爻矣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試觀初與上之時物初則意義玄邃而難知上則脈理昭宣而易知何哉本難而末易也因想當日聖人之繫辭于初則商度其當假何象當著何占至于上不過因初擬而卒成之爾初上之時物固然也若夫雜物撰

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初上亦有物亦有德亦有是非然而未備也若夫剛柔錯齊之物陰陽淑慝之德雜而列之撰而揮之其中消息當否一一剖辨非中四爻不能盡其委折故有初不可无二三有上不可无四五中四爻之時物固然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上文既備言時物之妙不覺慨然發歎曰總六爻之辭而玩之天道存亡人事吉凶皆居然可知矣惟知者則不必六爻但觀其彖辭而吉凶存亡思已過半天下不皆知者六爻何可不備哉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其所爲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者何如請以二四論同功謂皆陰異位謂遠近不同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譽與懼隨其位而自盡其事皆人臣之善物而四多懼以其近君有凌逼之嫌也夫柔之爲道非得陽剛爲依附則无以自立本不利遠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者以其柔中也知二之无咎在柔中則四之多懼豈獨近哉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請再以三五論同功者皆能任天下之事貴賤者君臣之大分也貴則權獨操而職其要合天下之功皆一人之功賤則聽命陳力不避艱險故常任其凶而不辭要之柔則危剛則勝蓋君與臣既同心以負天下之重時至事起剛德乃克不則未有能免于危者又不以貴賤論矣遠近貴賤者物柔中柔剛者德譽懼凶功域无咎或危與勝者辨是與非也此觀彖辭者不可不玩爻辭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上章

論爻辭。此章論爻畫。易之含蓄者廣。包括者大。且又纖悉畢具。即專以畫論。三畫方具。天人地已俱在其中。兼三才而兩之。則天有陰陽。人有仁義。地有剛柔。故不得不用六畫。六畫豈有它哉。猶然三才之道也。靜而能動曰極。極者主宰。獨而能兼曰才。才者作用。下節文物吉凶。已盡。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畫之所在。道之所在也。道有變動。爻以效之。爻者三才之迭運。上下有辨。貴賤有差。物者三才之散殊。剛來文柔。柔來文剛。文者三才之錯綜。文則豈能各當。天地不能皆祥而无災。人道不能皆得而无失。吉凶者三才之眞勝。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爻辭爻畫。皆以發明易道。而外內知懼。抑烏可自已哉。故此章又統承諸章。從文王之處憂患者。痛加儆省。非末世則情僞不若是之滋熾。非盛德則體易不若是之透切。親見紂之逸樂肆志。將有傾亡之禍。故爲此危辭。以儆天下後世。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兩使迴環。所以可危。提出道字。世无偶至之福。亦无倖免之禍。百事不廢。其大何如。懼以終始。千聖寡過之心法也。此憂世覺民不能自已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此章言聖人心與天地合德。故能成天地之能。以前民用也。聖人陰

陽合德。自其秉陽之性。則爲乾健而不息。則所行无難。故知夫禍患之險。非險也。而莫險于一念之私。知險必不陷于險。且有以知天下之險。自其秉陰之性。則爲坤順而不拂。則所行不煩。故知夫變故之阻。非阻也。而莫阻于物欲之閒。知阻必不困于阻。且有以知天下之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當其无事。知險知阻。皆此心自得之眞趣。及其有事。即此通泰中。復有謀畫詳密。莫可參雜。諸侯、物主有爲者也。研諸侯之慮以通天下。而吉凶定于斯。亹亹成于斯。定與成皆關乎天下。所以爲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非聖人安能若此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既說心研慮。又豈待卜筮而知吉凶乎。天有風雨露雷之變化。人即有日用酬酢之云爲。人有日向高明之吉事。天即有休徵滋至之禎祥。聖人于變化云爲。一定之器。一比度而知其或吉或凶。何以銷弭。何以迎迓。于變化云爲未定之來。一考驗而知其有祥无祥。何以斡旋。何以敬奉。知險知阻。所以知器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固有全易。然使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究屬聖功之缺陷。不得不制爲卜筮。以教天下。天地者。易知簡能之本。而孰非易簡之所爲哉。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但舉此理以告人。即天地亦寓于不能。卜筮正所以成其能也。不特謀之于人。又必謀之于鬼。百姓皆得以與其能。又何險阻之不盡去哉。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恆易恆簡中自露之靈明。自運之變化而已。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作易成能。使人知吉凶爾。初畫八卦。僅以象告。百姓未必遂知險阻之情。雖有爻彖始以情言。然所言即此卦畫中之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有卦爻以立其體。必有變占以達其用。蓍之方撰陰陽老少俱无定。可謂變動矣。然趨避之機已寓。蓍之既撰陰陽老少俱有定。可著吉凶矣。然得失之故不同。情遷果何如哉。卦爻有中正相與者。道

義之交也。愛相攻而吉生。不以中正相與者。私情之交也。惡相攻而凶生。吉凶之未萌者悔吝。吉凶之方萌者利害。生則无所不生。中正當近而處反遠。情隔必悔。求之不得必吝。不中正當遠而處反近。情乖必悔。糜累難免必吝。中正者情必摯。不中正者情必詐。其利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故凡易之情。以近而相得爲上。遠而不相得猶可。近而不相得則禍亂叢生。此吉凶所以情遷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然不觀人之情遷。何以知卦之情遷乎。方離正道。良心未死。辭必慚愧而難安。以心疑似。不敢確據。辭必兩歧而不一。養定者安以舒。其辭簡以默。躁人則輕率不能自禁也。誣善者姦而雜。其辭浮而亂。失守則理短。而持之无故也。六辭之中。吉一而叛疑等居其五。所以吉凶悔吝之分。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人心險阻。于斯爲極。聖人作易成能直與天下同登易簡。是以爲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

右第十二章

易經通注卷四

奉敕撰定

說卦傳

數聖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所言圖說廣象不必盡同于先聖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下數章說先天後天諸圖以明八卦而不從河圖說起安得原八卦之始此章蓋言河圖而以蓍數發之也夫蓍何從生乎聖人腹中蹈和體信達順以一心之神明通造化之神明靈氣所鍾蓍從生焉神明者遂知來物之妙幽贊者退藏于密之功參天兩地而倚數揲蓍所自起則因乎河圖之數也參天者天一天三天五也兩地者地二地四也一二三四五爲生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成本于生故一三五相倚而爲九即老陽之數二四相倚而爲六即老陰之數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爲七三四爲七則一天而一地矣一三觀變四爲八一二五爲八則一地而二天矣皆不謂之參天兩地也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所以爲立卦立爻之本

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揲蓍之後概觀其爲純陰純陽雜陰雜陽卦已植立而不移矣又詳而發揮之何爻剛何爻柔何爻太剛少柔何爻太柔少剛當動之爻又從此生出而不已矣有卦有爻何理不備蓋天下存亡吉凶易簡健順之理存之爲德率之爲道其中參伍錯綜原有自然之宜即是義聖人從卦爻中寫出不乖而和不拂而順又一一分曉

條貫井然。而理于義焉。道德義之散布萬物者。理也。生而有之者。性也。統出于上天於穆之元者。命也。聖人究極事物之理。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直與天地賅合而无間。豈非作易之極功哉。不有河圖。何以至此。此河圖所以洩天人之奧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章說伏羲二橫圖之妙。與廣大悉備章之論爻不同。小橫圖自乾至坤。大橫圖自乾至復自姤至坤。由一而三。兼三而六。豈不甚紛且錯。然皆自有次序。不必用力安排。何其順成。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性即命。命即性。順而出之則无窮。逆而收之則一而已。性命之理何如。天非以象立也。有立天之道焉。靜專動直。合而常運。地非以形立也。有立地之道焉。靜翕動闢。合而常凝。參天兩地者。惟人得陽剛之賅。元氣淋漓。得陰柔之貞。裁制凜烈。則人之道所以立也。且何以順之哉。三畫已具。三才又各兩其畫。故六畫之六十四卦无非順性命之理者。分陰分陽。陰陽之定體。性之所以各正而不易。迭用柔剛。剛柔之變通。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經緯錯綜。燦然有文。初二即地之剛柔交錯。三四即人之仁義兼濟。五上即天之陰陽互運。此伏羲大小二橫圖所以非彊作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章說伏羲圓圖之妙也。夫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震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伏

羲作圓圖。何嘗撥定方位而填入卦于其上哉。但以八卦橫列。无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左右而圓之。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于安排布置者。乾南坤北。是天定位于上。地定位于下也。兌居東南。艮居西北。是山根于地。澤接于天。通乎天地之氣也。震居東北。巽居西南。是雷從地起。風從天行。互相衝激而不停也。離東坎西。是水本尅火而生火之母。則火又從水生。火尅水之母。而土金相生。則水又從火生。相尅之中。實寓相生之理也。由是八卦相錯而既往之事將來之機。皆在其中。大圓圖總不出小圓圖。所謂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大圓圖既不出小圓圖。其配合氣數。又有不當自乾爲首者。蓋圖本中起。則中分者萬事從心之義。卦從復起。則流轉者天開于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兌之閒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坎艮之閒爲秋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明日。故曰知來者逆。若論生出之序。逆者固逆。順者亦逆。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巽五而後有坎六。有艮七而後有坤八。不知性命之順者。難以蓍衍于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无以冥合于大道。返照逆流。精與氣貫。卦圖已示人以歸根復命之法矣。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章說先天方圖。又有以妙造化之功也。先天八卦次序中。始震巽而始終于乾坤。不特與造化之節氣相協已也。震爲雷。雷一動而萬物發生。巽爲風。風一散而萬物解釋。是生物之功已在此矣。次巽者坎。萬物得之以潤澤。次震者離。萬物得之以暴照。是長物之功又在此矣。次坎者艮。萬物皆向于收斂。次離者兌。萬物皆保其太和。是成物之功。又无不在乎此矣。然必有所以君之者。乾居圖始。爲造物之原。凡動者散者潤者烜者止者說者。皆統攝于乾。而分職以聽。亦必有所以藏之者。坤居圖終。爲養物之府。凡以動以散以潤以烜以止以說。皆包涵于坤。而乘時以出。出機者氣之行。故雷

其象。入機者質之異。故舉其卦。上天地居首。此乾坤殿後。天地與水火交錯也。上山澤居次。此艮兌居三。山澤與雷風交錯也。上雷風居三。此雷風居首。雷風與天地交錯也。上水火居終。此兩日居次。水火與山澤交錯也。體有定而用无定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章說後天圖圖。將伏羲八卦更換變通。亦未始不合造化之功用也。卦之德方以知。地有四正四隅。卽乾坤亦與六子竝列。各主宰乎一方。此節則統以氣機之出入爲言也。帝者天之主宰。卽氣機之不可見者。方其萌動。自无而有。乘震以出矣。至于巽則自微而著。氣機截然畢達。至于離則氣機顯著昭明而不可掩。坤居之方。氣機竭盡而无餘。兌居之方。氣機保合而不散。至于陽微陰盛。氣機不免搏擊而戰。非戰乎乾乎。天地閉塞。氣機惟有慰勞。相氣非勞乎坎乎。艮則今歲之氣機。賴此收斂。來歲之氣機。由此發端。震又不相尋而用事哉。以統臨謂之君。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如長子。故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退老西北。則震居正東而司其權。皆尊陽之義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帝之出入。觀之萬物而可知矣。氣機一動。萬物卽與之俱出。正以震乃東方正三陽開泰時也。資始之後。帝齊乎巽。萬物亦齊乎巽。春夏之交。句者盡出。萌者畢達。且鮮妍而且整齊也。離也者。明盛之義。物物暢茂條達。相見于南訟之候。時當大夏也。聖人之聽天下。位必南面。明目達聽。乃可飾禮樂教化于天下。乘龍御天。終始大明。繼離之主。依然剛健。正有取乎此也。坤不曰西南而曰地。土旺四時也。當此南火方熾。西金復烈。必有土以濕其中。則相尅化爲相生。萬物不亦致養乎。坤于帝爲君臣。有申命之嚴。故曰役。坤于物爲母子。有推解之恩。故曰養。養盡萬物。生我劬勞。坤事畢矣。帝之致役。亦于斯可見矣。兌爲正秋。氣化收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萬物至此。欣暢各足也。乃戰乎乾。抑又何說。西北之卦。時介秋冬。陰陽搏擊。萬物亦隨肅殺之氣而彫零矣。坎于五行爲水。其位正北。水氣停涵。萬物至此。无說不恬。无戰不寧。皆寂然歸根復命也。艮于五行屬陽土。故能尅水之溼。冬春之交。生意由是而終。復由此而始。所謂動靜无端。貞元相續者也。而帝之出入。皆可知矣。後天入卦。豈不至妙也歟。先天定位。爲尊卑貴賤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氣雜氣居四隅。後天交易。爲升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章合先天後天之圖而總贊之于神也。神與帝有辨。五方之帝。主宰各有專職。上天之神。玄妙原无定位。後天之圖。乾西北。坤西南。聖人恐人泥乾坤于一隅。而深明其无方。故直去之而專以神言。不但乾坤无定位。卽六子亦安

得有定位。後天之震居東。而先天之震則東北。後天之巽居東南。而先天之巽則西南。後天之離坎艮兌。亦種種與先天不同。曰動曰撓曰說曰燥曰潤曰終始。其流行之位則如此。曰相逮曰通氣曰不相悖。其對待之位則如彼。可見六子亦无方所。亦无專向。所以能變化、成萬物、而如此其神也。含二圖觀之。六子之位。皆乾坤之位。六子之功。皆乾坤之功。乾坤雖不言可矣。坎水屬陽。故雨自天而下。謂之潤。兌水屬陰。故澤自下而滋。謂之說。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章因下文說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其眞也。專本卦言。立論。乾純陽。故靜專動直。坤純陰。故靜翕動闢。震陽起于下。故性奮發而作用果決。巽陰伏于下。故性沈潛而機致婉轉。坎則陽陷陰中。中藏不測。而外示韜晦。離則陰麗陽中。內蘊文明。而外麗輝光。艮陽極于上。故止靜定動亦定也。兌陰見乎外。故說內和外亦和也。所以通神明在此。所以類萬物亦在此。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此章說違取諸物。馬健而行不息。牛順而勝重載。龍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雞出聲于天氣純陽之內。與天風同其感。豕外汚濁而內剛躁。雉外文明而內柔順。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很者。羊也。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此章說近取諸身。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廣而有容。足在下而善動。股兩垂而善隨。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艮陽止于上。口開于上。兌陰折于上。故不能自彊不息。是无首也。不能厚德載物。是无腹也。不能脩省而妄動。不能申命而輕隨。不能常德行、習教事。繼明而照四方。不能思不出位。朋友講習。是无足无股无耳目无口也。獨不言心。心合八卦爲德者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章說文王八卦次序之圖。乾坤六子。原有父母男女之名。稱之者尊之也。謂則彼此相謂。不敢問于尊之辭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列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此章廣八卦之象。正恐人之泥于象也。常人見物不見道。賢人見道不見物。聖人不見爲物。不見爲道。而无之非物。无之非道也。天地定位以下八章。皆言先後天不易之正象。此八節則正變兼之。有取之卦體卦象卦德者。有取之卦位卦氣卦行者。或天時天文地理。或人倫人事器物。或草木昆蟲鳥獸。大約本卦之卦互卦倒卦伏卦則有五體。全象正象反象變象覆象似象。因象則有七義。又有不言而互見者。通神明類萬物。果其有定局乎哉。天純陽至健。其體則圜。運而无積。君首出。父資始。乾之爻也。玉純金粹堅剛。乾之德也。後天位居西北。其氣嚴凝積寒。則爲冰。先天位居正南。盛陽之色。故爲大赤。乾之卦氣也。良馬性善而健。老馬健之久。瘠馬健而骨堅。駁馬健有威猛。木果陽氣全而堅實。是廣之動物植物又有然者。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地厚德載物。母作成萬物。布實柔而廣平。釜中虛而容物。吝嗇則靜翕而不施。均則動闢而无疆。性順而蕃育者。子母牛也。在下而容載者。大輿也。繡畫雜錯。何其文。三畫皆耦。何其多。執簡以作成故爲柄。位北極陰。其色爲黑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雷陽氣奮于地。龍陽性奮于淵。玄黃則天地始交之正色也。旉氣機之出。大塗萬物之出。長子則父母初索之男子也。決小人而性剛。下苞實而上茂。竹則本實幹虛。葦則根實幹虛。善鳴者陽氣外達也。馵足者懸起一足作足者騰起四足。陽動于下也。顙白上陰也。反生陽氣動于下也。陽長必終于乾。三陽開泰。萬物咸寧。所必然者。震巽獨言其究。剛柔之始也。

巽

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其性深入者木其氣善入者風一索得女故謂長女糾木之曲者繩直引繩制木者工巽德之制又取象焉少陰之色則白風行遍海宇則長木旺拂雲霄則高進退者行之疑不果者心之疑陰性多疑也臭者陰氣不散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眼黑陰而白陽一陽故多白吝嗇可以致富故利市三盡皆變則究爲躁卦也震究乾巽究震扶陽抑陰之心也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爲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後天正北內實而行有常溝瀆所以行水以陽闢陰水性流通也陽匿陰中言其韜光藏用則隱伏言其抑而能制則矯曲爲直輮直爲曲也弓內勁發速輪中堅行遠則矯輮所成也加憂者陽爲陰陷操心危慮患深也心病者中實也水藏于腎而竅于耳中實則傷腎而耳痛也水在人爲血得乾中畫則爲赤美脊剛在中亟心剛在內下首柔在上薄蹄柔在下曳者蹉不前也多眚者車行險道少平康也通者水之性月者陰之精盜又陽匿陰中而極險之害者堅多心剛在中也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髑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外明內暗爲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而再索得女爲中女甲胄陽在外而堅戈兵陽在上而銳大腹者中虛能容乾卦者火燥萬物也髑中虛性靜蟹外剛性躁蠃善麗蚌中虛龜文明科上稿中虛而上乾也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

堅多節。一陽隆起于坤地之上爲山。一陽橫亙于二陰之上爲徑路。而陽在上又爲小石。上實中虛而兩開。又爲門闕。果木實蓏蓏實。終而能始。闔止出寺止入。剛衛內柔。指能止物。狗陽止外。鼠剛在齒。鳥剛在喙。堅多節。剛在上也。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澤說萬物。少女三索。巫言說神。口舌說人。毀折則正秋肅殺。附決則剛去一陰。地內剛則陰氣不能下而爲鹵。妾者少女而居賤。羊者外柔而內很也。夫周公以乾爲龍。孔子以爲馬。而反歸龍于震。文王以坤爲馬。孔子以爲牛。而多其馬類于乾。餘多文周所未取。正以見止此八卦。天下之物。无不可象也。泥象求易。非善易者。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文王八卦既不用伏羲之次序。六十四卦又不用伏羲之次序。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地定位。用莫大于水火。故後天坎居正北。離居正南。原屬先天乾坤之本位。下經首咸恆。終既濟未濟。咸恆者艮兌震巽之交。既濟未濟。猶然水火之交也。抑知六十四卦之序。各有精思妙義于其間乎。孔子從而傳之。或取其相因。或取其相反。大抵見人事之不可以不盡也。傳中言聖學者三段。學尤作事之本圖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聖人整頓初闢之乾坤也天地者萬物之祖乾坤者諸卦之祖盈滿天地之間者莫非萬物生當其始元氣盎然聰明未開純一未發非主持世教者之責而誰責哉飲食所以養生飲食之道則所以養性已在此若不言道而徒言飲食乾餱起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訟之甚且朋黨相援兵連禍結伍兩卒徒紛紛擾攘衆无主則亂統歸管轄于一人故非比不可況軍興之後不同洪荒法制有不得不嚴密者制田里薄徭賦畜養之以遂其生設學校簡師儒禮教之以正其德安生于泰不涉勉彊泰生于履非屬假借然後天下各得其所天下濟地上行蒸蒸而成泰是聖人之大有造于乾坤也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此聖人整頓再闢之乾坤也泰通豈可恃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欲傾天下之否必君臣合德明良協力以拯之所與人同者公好公惡不拂乎性則萬物歸命享若賢而臣若人大有之道也然有大可易言乎滿則必覆何可不謙謙者敬天勤民之實政也有大而能謙无疆惟恤无疆惟休樂不以

一已而以天下百官隨于朝萬民隨于野且隨豈易隨之而已也同心集事无弊之可忽故受之以蠱蠱者世道昌明之候中已有不勝其雕琢者不可不極力以爲之也有事則可以咸五可以登三今日所爲與開天闢地之帝王何異陰柔委靡安能建此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人品之謂也大人品大事業巍巍成功煥乎文章天下咸仰其如神教化大行誰得而閒隔之此有苗終格于兩階防風直戮于會稽也乃文質則何可不相濟也徑情直遂是謂鄙倍文飾繁褥又滅亨嘉是又小人壯而君子病之本矣聖人安能不思所以防之哉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天下何事不本于學也吾身惟陽氣消剝然後小人得而潛滋消極必息還返于樸天理復矣天人之路既明萬慮全歸烏有妄何自生眞實作主自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畜所爲大勿忘勿助頤養優游倘非學問融洽至此即胸羅萬有必不能措諸施爲故有大過人之養者方有大過人之才才不可逞恃才者必陷于險經歷險阻困心衡慮必求人以爲振拔是又附麗之不可少也內有學而外有助旋乾轉坤端不外此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下經之序先言人道之大端仕進家道各有循環之理焉天地萬物者夫婦所自來父子君臣者夫婦所由致關係如此其重所以首咸恒直與天地同其悠久所以次恒至執是道以論天下之物則高位不可久居固當退守巖穴豪俊豈容終沒亦必乘時剛長物豈可徒壯哉進而有爲始不負明出地上之世若競進而不已必見斥逐擯于朝而反于家矣治國固難齊家豈易不能脩身以致家道蕩然无節則情義乖離竟釀成天下相戕相賊之禍吾又不忍聽其蹇難必求所以解散之解之不得其道恣情漸啓叢脞旋開受之以損是進退兩失其據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蓋天下惟不學之人不可以涉世故損在世不可有損在心不可无懲忿窒慾則天理日昌而益益之不已宏中肆外沛然流行故受之以夬夬者潰決之義也剛決在

我小人去而君子得朋故相遇相遇則情意聯屬而聚集于朝廷之上升世道于大猷豈非學人得志之日哉然事不可知高顯多招衆人之忌反不如廬井之樂也甚矣任事之難也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井以下又因繼體立極之君而推言之上觀氣運內盡學問推之治道无有窮極也井道常法原不可革法久弊生則又不可不革然必正位凝命者方能之鼎爲宗廟之重器主器者必一索得男之長子衆子不得操其權也試觀氣機之妙發動之極必歸收斂棲止之極復當漸進學願可易言哉進銳退速學之患也漸乃所以進之之道窮理盡性溫故知新故受之以歸妹得所歸宿則學問大者功烈亦大光輝全苞于篤實若復窮大索隱行怪吾知其失中正之居矣至于旅而无所容慚愧何堪必將更加之以沈潛非巽不可精微之地麤心浮氣无所用之說懌獨嘗故兌者无言之說也久之而天機泮渙直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然即吾心之渙忽念及天下之渙人心離散亟須聯比制數度議德行事當用節節必自信而後可以信人心又當用孚孚在中不在外若有其信恐必信必果之過在所不免然天下事正不必大才

者而後濟。小心謹愼。便不可及。持危定傾。理不可誣也。要之天道當回之以人事。人事究不足以盡天道。生生化化无窮者物。故不以既濟終。而以未濟終。六十四卦之終。實爲乾坤之始。此所以神无方而易无體歟。

右下篇

雜卦傳

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文王不以伏羲之序爲序。既雜而不越。孔子不以文王之序爲序。卽雜而不雜。雜卦有二例。曰相錯。曰相綜。錯者二卦竝而相錯。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是也。綜者一卦倒而相綜。比師以下五十六卦是也。五十六卦反對止成二十八卦。上經錯卦六。綜卦十二。下經錯卦二。綜卦十六。其實皆十八卦。謂雜卦傳卽孔子之易序可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易經六十四卦。无不關天下之故。卽兩卦反對。其事理有必不可移動者。乾剛德用事。君臣皆主健以御天。坤柔德用事。君臣皆守順以應地。比順動。故樂得衆而道可大行。師行險。故憂統衆而機難預測。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如天之臨物。何所與哉。而大亨以正。咸恒于教思。容保而无外。又不可不謂之與。觀如物之觀天。何所求哉。而下觀而化。咸則其中正。設教以自淑。又不可不謂之求。與以應求。求以承與。與中有求。求中有與。義固有不得偏執者。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屯震遇坎。才猷雖足表見。而大難方殷。所貴養晦以俟時。蒙坎遇艮。氣質雖曰雜揉。而光明有道。所貴秉貞以作聖。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震陽起于下。則自下起而發用。艮陽止于上。則自上斂而歸根。化機之不同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盛卽衰始。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衰卽盛始。國勢之不同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止健者得其機會。福之出于偶然者也。偶獲之福不

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无妄者忽而逢災。禍之出于適然者也。適來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善其動。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萃順以說。同道相聚于下而未往。升順而巽。同德共升于上而不來。所處之地異也。謙視已常輕。有抑然人下之敬心。豫自處常忘。有傲然人上之侈心。所存之情異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噬去頑梗。刑教也。反敦質素。禮教也。兌見而巽伏也。兌陰外見。和順之氣積中而發外。巽陰內伏。深潛之思。退藏而淵密。隨、无故也。蠱、則飭也。以上下相交爲无故。則无所用飭。偷安致亂。以上下不交爲有故。則不可不飭。多難興邦。守成中興。惟其時也。亦惟其人也。剝、爛也。復、反也。陽道消則生意爛而歸于无。陽道長則生意萌而反于有。晉、晝也。明夷、誅也。離在上而明著正。堯舜中天之候也。離在下而明傷正。湯武放伐之秋也。井通而困相遇也。澤及于物。不求通而通。德揜于邪。非所遇而遇。咸、速也。恆、久也。咸隨時而卽通。其所以受人在虛。天下和平于无心也。恆萬古而不易。其所以自立在方。天下化成于有道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風散水離。民心渙散之象。澤防水止。節制嚴明之義。冤險則寬舒之政行。在險則艱苦之慮切。情義乖離者疏而外。恩誼洽者親而內。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皆心與勢之互相反對者。大壯則止。遯則退也。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以止。陰之方長。慮其統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戒以退。總爲君子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火在上則人歸我。勢統于尊。火在下則我同人。情通于一。以火鎔金。去其積習之陋。以木鑽火。布以治化之新。小過卽爲過。君子不可忽于小。中孚乃謂信。君子不可貳于中。此國勢本于聖政。聖政嚴于脩身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豐盛之朝。必多故舊。羈旅之際。舉目无親。離上而坎下也。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心之氣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火陰物也。而附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陰。故就下。小畜、寡也。履、

不處也。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以和說踶剛彊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需以健遇險。故不進。訟天與水違行。故不親。能忍不能忍之別也。至于大過與頤。本係相錯之卦。姤夬漸歸妹既濟未濟。本是相綜之卦。而不取反對之義。何哉。天下大亂。每伏于大治。不過剛柔男女之理。故四陽在中之大過。以本末俱弱。遂不勝其任而顚。小人卽窺其隙而中之。一陰遇剛。有出于期望之外者。獨不思陰陽大分。待男而行。乃屬女子之道。其法惟漸而又養德養身之得其正也。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名義各得而定也。庶大過之顚可挽也。不則漸之反對爲歸妹。情動于少。自求所歸。不成其爲女。既濟之反對爲未濟。三陽失位。操縱无權。不成其爲男。姤安得不女壯哉。所可幸者。易反對之所開者大。雖柔能遇剛。轉來卽剛能決柔。夬之爲卦。五陽盛長。一陰將盡。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憂。其皋夔稷契在位而四凶投竄之時乎。文王上經三十卦首乾坤。雜卦自乾至困亦三十卦首乾坤。文王下經三十四卦首咸恆。雜卦自咸至夬亦三十四卦首咸恆。但坎離改列于後。震艮巽兌改列于前。損益等十二卦移置之前。否泰等十三卦移置之後。前後之際。又復紛紛。由今思之。上半之雜。惟大畜无妄爲山天天雷之卦。餘皆六子而重乾。上終于困之柔揜剛。下終于夬之剛決柔。之卦。餘皆六子而重坤。下半之雜。惟否泰爲天地地天剛能決柔。依然乾剛坤柔。天地定位。此聖人扶陽抑陰之大權也。

易經通注後序

易之爲書也。有太極之理。有儀象卦爻之用。自剛柔未判之精。以極於事物細微之際。無不備具。斯固造化之奧典。而日用之恆經也。恭惟皇上乘龍御天。默成德行。其所以理萬幾而建皇極者。上通神明之德。下類萬物之情。易道之顯于今快覩矣。迺憂世覺民之意。恩勤無已。以爲昔之儒者。家訓戶解。疏傳浩繁。未必悉當。載籍多而耳目亂。不若循文順義。正辭達旨。使天下來世。咸知所歸也。爰命大學士臣以漸。暨臣本榮。由繹原本。考訂同異。要約詮釋。務得旨歸。臣顧自惟弇薄。一經之守。尚未通曉。矧茲聖人之書。潔靜精微之旨。豈能測識其萬一。以無負簡命哉。又竊自惟。天之大雖極于無窮。而管窺之所及者。亦天之體。海之深雖極于不測。而蠡測之所及者。亦海之量。是可畏難而已耶。是用洗心齊戒。從臣以漸之後。深思四聖之微言。博稽諸儒之往訓。竊以天地之理備于易。而易之理具于吾人之心。其動靜云爲之宰。妙乎無聲無臭者。吾心之太極也。其幾動神發。順乎酬酢萬變之應者。吾心之儀象卦爻也。其舉而措之事業。守之而貴。行之而利者。吾心之吉凶大業也。圖畫之詳。形容此心之易簡。此心之用。符合圖畫之精微。

豈有閒哉。雖然。學固未有窮也。卦以時遷。稍閒其機。則太極之理滯矣。爻以事變。少違其適。則太極之理悖矣。卦爻之本。推之于前。不見其始之所以合。引之于後。不見其終之所以離。少歧其動靜之功。則太極之理廢矣。造化由闔以至闢。人心自始以至終。無所非用也。無時非體也。其反復乎不息之誠。而屢遷乎日新之德者。誠不可以須臾離矣。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固昔之君子。心知乎易之理。而懋勤乎學易之功。以神明乎用易之道者。或有如此也已。由今以思。六經者吾心之常道。心之理。固非有所歉于經也。經之理。亦非有所溢于心也。以受乎天地之中。環之而應。下學乎已形已見之易卦。而上達乎不睹不聞之天心。豈非學者之所當自致哉。至夫圖象之繁。傳注之密。自漢以來之儒者。皆可以言易。而皆未足以盡易。謂臣之所注。必有當于易書之旨。此非臣愚之所敢出矣。

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謹序。

易經通注後識

七世祖厚菴公。爲國初講學最。湯文正嘗謂同值史館。親承指示。孫夏峯所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者也。事詳國史儒林傳。所著有周張精義。五大儒語要。王羅擇編。古文輯略。奏議稽詢等書。其尤著者。曰居學錄。曰易經通注。居學錄已爲貴筑黃子壽師序刻。通注雖詳四庫目錄。世無傳本。稟藏黃岡吾族國烈家。中間迭經兵燹。兢兢愼持。不敢墜廢。故歷二百餘年。而篇幅完備。客歲提學趙翼之師。由黃岡鄧獻之先生訪得之。雕本行世。吾既幸吾祖之潛德幽光。鬱久乃發。而益歎諸先生之微顯闡幽。其功爲無既也。因誌其崖略如此。光緒十六年庚寅五月漢陽七世孫生謙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易經通注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傅以漸 曹本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蔡仲宣 尤惠民）